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明 娜

Mingna

1917年获奖

[丹麦] 卡尔·阿道尔夫·吉耶勒卢普

Karl Adolph Gjellerup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明 娜

Mingna

1917年获奖

[丹麦] 卡尔·阿道尔夫·吉耶勒卢普

Karl Adolph Gjellerup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娜/(丹)吉耶勒卢普著;李斯等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9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ISBN 7-5387-2165-7

I. 明... II. ①吉... ②李... III. 长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632 号

明 娜

作 者	吉耶勒卢普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琛
责任编辑	陈 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5638648 发行科:0431-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 《普吕多姆诗选》
《卡尔杜齐诗选》
《吉檀迦利》
《罗马史》
《超越人力》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米洛依》
《大帆船》
《利害攸关》（另附《女当家人》）
《你去什么地方》
《基姆》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创造进化论》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倔犟的姑娘》（另附《葡萄园看守》）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无形的来客》《盲人》《七公主》《青鸟》
《织工》《沉钟》
《国王的人马》（另附《海顿斯坦诗选》）
《明娜》
《乐土》
《母亲》
《奥林匹斯的春天》（另附《梦中的佳丽—伊玛果》）
《卡尔费尔德诗选》
《土地的成果》
《诸神渴了》
《叶芝诗选》
《农民们》
《人与超人》《圣女贞德》
《克丽丝汀的一生》
《布登勃洛克一家》
《巴比特》
《福尔赛世家》
《伪币制造者》（另附《窄门》）

出品人：张四季
选题策划：陈琛
责任编辑：陈琛
技术编辑：赵宇

装帧设计： 二十一世纪教育出版
Tel : 13311332773 Z-q1980@163.com



得奖评语

Collections of the Xabie Prize for literature

因为他丰富的诗作不拘
一格,体现了理想主义精神。



颁奖辞·致答词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1917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没有举行。瑞典学院的颁奖辞与吉耶勒卢普的致答辞空缺。

CONTENTS

目录



1	卷一
41	卷二
69	卷三
93	卷四
133	卷五
161	吉耶勒卢普作品年表



1

在工艺学院的这一学期过得十分疲倦。德勒斯登开始热得不堪忍受，更糟的是，我住在“旧城”的一条小街上，虽然干净，却不很明畅。我想念丹麦的“Sund”^①。易北河的傍晚虽然美景如画，却少予人清凉之感；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当我为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而拖着步子爬上著名的水沼台地时，温度计仍滞留在八十八度左右。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总算一种宽慰，即我毫无问题地有权感到闷热，而在陶尼阿芒咖啡屋廊外喝一杯冰淇淋，坐在柱子间，听河对岸的“温纳花园”音乐厅传来的断续音乐，是一种情有可原的奢侈。

就是在这样一个晚上，我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暑假到乡间去。至少对我来说，这样的决定相当冒失，因为我既有繁重的课业又非常节俭。我想要去的是萨克森^②上瑞士，而在最后一口冰淇淋尚未融化之际，我已决定要到莱丹，在那里租小屋而住了。莱丹是个亲爱的、小小的幽静处，给我留下一种稀有的、温柔的、田园诗般的印象——尽管我像大部分旅人，仅在经过时瞥见，何况又是从棱堡下来时的黄昏。

几天以后，一日将近中午，我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走过几片果园，前往津渡。在这一带，易北河在耕地间蜿蜒，而耕地则渐渐依缓坡上升，变为起伏的乡野；其上，覆盖黑松林，松林之上，是高悬的岩石。“上莱丹”就在这里，错落着几片丰饶的农场；玉米田

① 德文，南方。

② Saxony，从前德国东部之一州，首府为德勒斯登。

和绿草地之间，则散种果树。河对岸是连绵的山峦，只在中央有一缺口，上莱丹小村就从这缺口透露出来；这村，除了两家小客栈之外，几乎一无所见，新客栈光秃，旧客栈则树木过于茂密。两者各在奔入易北河的晶莹小溪一边，而易北河则急速逝去。山谷左边，是棱堡壁立的蓝灰岩石，石麓则遮满松林与山毛榉；顺势而下者，便是闪光的沙岩采石场，乃此地最美的部分，一连串高岸的黄色石壁，有些竟直矗数百英尺。与之相对的是村子另一边的采石场，沿山根如一堵连绵的石壁，石壁上方为滚滚林涛，漂浮于林涛之间者则是百合岩——状如巨大的军舰。

渡船，像泅水的狗，是斜向前进的，由侧击船身的河水做动力。船系在一条链绳上，链绳在中游固定在浮筒上，两端则高拴在河岸，舟子只需将小桅杆上的滑轮所系的连接链拉紧一两次，就可获得所需的动力与方向。

虽然如此，舟子仍不断用衣袖揩汗，而那张脸，远比我头一晚在动物园所见的西奥克斯印第安人更红。但此处，在他领域的中央，你不会惊异他的肤色与汗水，因为弯曲而有石壁的河岸如一面凹镜，展向南面，其焦点则落在莱丹前方。舟子与我共认我所选择的不是凉爽之地。但此处离荫凉多树的幽谷却不甚遥远；何况我也不是轻易改变决心的人。或许，这一次，也有命运手指的拨弄，而这又十足证明此事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否则不致引起命运的干预。无论如何，日后我若曾追悔当时何以不允许自己被炎热吓退，则其原因绝非要与炎热抗衡。而我曾追悔吗？直至今日，已经五年了，我仍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位作家——如果有人问到，我甚至会说，那是一位十分著名的作家——曾说，在忧伤的时刻，没有比快乐的往事更令人忧伤了。当然我没有勇气去辩驳这句话中所含藏的真理——尤其是在它传诵得如此之多，几乎要成为箴言之际；但我却要说，设若回顾之中没有快乐，则就更为可悲了。以这样的认识，我愿尽我所能，回忆莱丹及其随后的日子。

要找一个住处，是首临的困难。两家小旅舍剩下的都是最差的房间，索价又贵。我从这一家跑到另一家，多次越过小溪，爬上窄小的木板台阶，从溪这边的鞋匠家到溪那边的面包师家，再重回表匠家，又过河到食品杂货店家，但他们的房间不是已经租出，就是两间一租，而付两间的房钱实超出我的负担。最后，那远在松林背后的乡村学校，是我剩下的惟一希望了。

由于假期，我便大胆敲老师的私人房门。开门的是个小童。他说，不知老师在不在；他跑开，片刻又从我身边飞过，冲上楼梯，几乎又马上下来，拿着一双皮靴；又冲开，很得意地拿了一件外套。不久，那老师出来了，穿的就是这套配备，还半睡半醒，好性情的脸上带着开朗的、半幽默的笑容。不错，他有两间出租，但要一起租，一个月两个几尼。我向他道歉，给了他无益的打扰，而他则安慰我，说我或可在邻近新盖的“别墅公寓”找到单间的。

那别墅，现在我已经走近，看来非常漂亮，绿窗板向屋内推开，紫藤攀墙，阳台则遮在树叶之下。房子建在高地基上，而我已走进的花园则由一连串的梯地组成，梯地之间由开花的灌木篱砾石小径相连。这地方的种种引人入胜虽使我这贫穷的工艺学院学生吃惊，我却仍旧决定，即使只有顶楼的最小间，我也要，而且不论价钱如何——设若这宫殿肯收



纳我；因为，我已打从心底厌恶再东奔西跑，沿家挨户敲门。

然而，一群淑女绅士出现在阳台上，而这房子越来越不像“公寓”。实则，在小径拐弯处当一个差点跟我相撞的女仆为我解除这迷惑时，我感觉到的竟是松一口气：她用极为优越而又嘲讽的口吻说——

“真的，我们这里倒是不租房间的，你要的那栋可以在这小山顶上看到。”

到这时为止！“我要的”那房子都被日前这栋别墅挡住，而当我看到它的时候，却一点也不感欢喜；它相当秃坦地立在蓝天衬托之下，几乎连灌木的掩遮都无。再者，它又那么新，以致我觉得绝不可能就此住下。但我仍重下山谷，越过溪水，走过了约一百五十英尺高的石阶小径，到了山脚。从近处看，这房子似乎不大适合居住：一堆堆的砾石，石板与木板到处乱放。大部分窗子仍未完成。进来之后，碰到一阵可怕的过道风，门砰的一响，地下室则传来一个粗哑的女人声，用低俗的德语恶声咒骂。一个男人在打磨石阶，显属首次。一个年轻女孩在擦走廊的地板，当我进来时转头向我，漂亮苍白的脸上有一块红印，就像刚被狠打一掌。我问，房东或房东太太在哪里，她迅即跑往地下室，赤裸的脚在铺着锯末的地板上留下印子。不久她回来，后面跟着一个粗壮的女人，她的阔嘴显然就是刚才那咒骂声的出口处，她用围巾擦着的笨拙的手掌，我猜，跟那女孩的脸有过密切的接触。她卷起的裙边显出弓形腿和肥胖扁平叉八着的脚丫。

“你要房间，先生？”她说，“好，你来得正是时候，如果你要的是单身房的话。在二楼，请。”

我们走进一间相当宽敞的房子，光线和空气都充足——因为窗子还都没有上好；连窗框都还没有漆好；墙，虽然用灰色的壁纸糊了起来，仍旧透着湿痕，而屋子虽然通风，我却觉得相当霉臭。

但我尚未找到任何话说的时候，她已开始夸奖屋子的好处，说原先的住客何等满意，而不顾及我们两个都明知这间屋子还从没有过住客。我问房租，比我想要给的还多十先令。她说这已经是减价了，她们的房子比任何一家都好又便宜。这里没有易北河扰人的河雾，又不致太近山谷。在这样的高度，我可以呼吸瑞士空气，可以从最好的角度看全村；还有属于客栈的林阴散步场，客人如果不想走远，可以就近散步。她一再说，“她们林阴散步场”，一边把两只脏胳膊摊开，表示她们的宽度，又一边反复地说，“da rimund-dortnim。”^①最后，我们谈妥，她答应在一个星期内，就是我暑假开始时，把一切准备好。我给她半个克朗做订金，十分快乐地告别了她。

当我走得越来越远的时候，不得不承认那女人的夸奖是对的。右侧，你可以看到合抱在山岭之间的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林；直向前，则是一条从市区通向如画般锯木厂的小径，锯木厂建造在“黑鸟幽谷”的入口处，而幽谷的绿色枞树和灰色岩石未远即掩遮了清澈的河水。向左，易北河河谷的弯曲处在日炙的探石场下豁开，映着石壁的倒影，几叶木筏和两只小船顺水徐行。石壁下，丛聚小农舍，有的全为木造，有的则为木墙草顶，而大都

^① 德文，“这边，那边”。

为藤蔓所覆。幸亏这一带只有两家客栈，一个别墅，而别墅又谦和地隐藏着。村舍烟囱升起的青烟，成为盘卷的花环，在谷上形成一层薄纱，溪水则透过这层薄纱，在银色的柳树与沉重的赤杨之间粼粼发光。何等田园诗的情境！何等德国式的风格！想到将可在这可爱的环境中度假一个月，我快乐难言，不知不觉唱道——

“Guten Morgen, schöne Müllerin.”^① 同样不知不觉的我站住了，以便可以深深呼吸这新鲜的、芬芳的空气！“瑞士空气”——像那女人说的；而当我想到“它们美妙的林阴散步场”时，我笑出声来，因为从我站的地方我看不到何处有散步场，只能看到高起的田地上散布的果树；在斜坡近处，有两棵桦树，长曳的枝条使树叶颤抖，在阳光下闪亮。

在俯瞰易北河的台地上的“朝臣”小吃了一顿之后，我招待者，却发现他在跟一个我认得的人说话，是那小学老师。他抽着装饰着大穗子和两枚鹿角尖的烟斗。这显然是他以此自得的東西，而此时又没有学生使他耻于抽烟。那烟草极香，后来他告诉我，那是真正老阿尔斯塔德；而他喝的则是蒙肯啤酒，这些都表示了他有高雅的口味与习惯。他立刻招呼我，祝贺我找到了住处。他说，在整个萨克森——瑞士，再找不到更好的去处了；这里有许多人迹罕至的胜地，我若要探访，只需他带路便可。接着他问我何方人士，当他听说丹麦，便谓1864年也在丹麦住过；显然他不愿令人局促，又想找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个，他成功了，因为他驻防很久的科尔丁我十分熟悉。于是，他兴奋起来，问我记不记得这农场，那房屋，这森林，那山岭，用他的烟嘴在彩色桌布上画着不同的地点位置。他最想知道的是那粗壮的老拉尔森是否还拥有那有石头厩房和绿篱笆的农场，而他的儿子又是否继承了产业——因为他跟他的儿子在弗蓝斯堡的医院中同住过。

接着他谈起他受了伤的那场战争。

我无法说这段谈话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只是其中含有某种既吸引人又全然一派德国态度的东西。不过，尽管在我觉得似乎一切都该不能是那个样子，这场战争留下的个人敌意却如此之少，也足以叫人快慰。

于是，我利用他短暂的停歇，问他此处那栋精美的小别墅属谁所有。

“属国王侍从房·齐德利兹。每年夏天，当他不在皮尼兹随侍国王的时候，都在这里。显贵人家，却过着相当隐退的生活，不过，他捐赠了不少基金给学校。嗯，想起来了，他们有一个家庭女教师；——你会有机会亲眼看到，真是个好看的女孩。跟我略有一点亲戚关系——她的事我知道得倒并不多，实则她对入相当回避，我倒希望她开放一些。”

正在这时，江轮发出了呜呜声；向老师道了再见，我便匆匆赶往坡下的桥。

^① 德文，“早安，梅丽莲。”

2

一星期之后，早上八点钟，我出发了。

照例，我总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才上船，等我安置好行李，开始四周眺望的时候，已到亚尔伯桥。德勒斯登显出它典型的侧影；高临在水沼台地上方座座美丽的堡垒，在碧空映掩之下显得明晰悦目，我们头顶上氤氲氤氲，前方则谷影幽幽。天气相当沁寒，因此我披上方格花呢旅行披衣。在我们航过那三座城堡之后，市区已经难以分辨了：到达洛希维兹的时候，雨开始下滴。这是说，还不是雨，只是……

“嗯，只是飘点雨丝而已，”一个肥胖的德勒斯登人在他太太询问的表情下这样说。

当我们在对岸的布莱斯维兹停靠时，新上船的客人立即走入客舱，女士们也从濡水的甲板消失了，随即，男士们也一个个离开。那令人沮丧的事实终于再也无法隐瞒——大雨来啰！

我点起一根雪茄，走进吸烟室；里面充满了人和烟。天气是惟一的话题。一个正在Frühschoppen^①的长发教授独排众议，说，在这样的热天，又在一年的这个时节下起雨来，则非到九月无法转晴。这时雨滴始终在舱顶甲板上啪嗒。而当啪嗒声止，却开始倾盆起来。四周的阴沉使人在这异样的黑暗中几乎失明。从泻着雨水的窗口，你几乎看不到两岸爬满藤蔓的阳台和花园。

吸完雪茄，我走进客舱；座位已满，而空气如此窒闷，以致我也不想打开轻便折凳。我走入有梯子上达甲板的门廊。一个带着两个小女孩的年轻女子坐在那里。我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小折凳，整个人都裹在披衣里，坐在梯子对面。

从甲板上透入的潮湿空气，虽然常挟阵雨扫下，却尚悦人；雨滴沾在羊毛披衣上却不下去。梯子的上端几阶在滴水，甲板上盖着行李的一块黑色防水布，一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地，小小的流泉不断从其中溢出。

那年轻女子，坐在客舱门口的另一端，从手提包拿出一本书，很快便忘却了四周的

① 德文，喝午餐前啤酒。

一切。

然而，她的安静未能持久，因为，那孩子中较小的、穿得过多而生着亚麻色卷发的一个，开始哭起来——尽管她的哭跟此时的处境十分相合。那女家庭教师不得不哄她。“丽斯白丝还要听，”那比较大的一个说，小的则用带哭的声音肯定了她的解释，“还要听彼得的！还要听彼得的！”

“噢，羞，欧，丽斯白丝，让这位我们不认得的先生看到你这样！”那女子小声说，“你想‘人家’也会想听彼得吗？”

那小女孩抽泣，吃食指，用又大又不满的眼睛看我。那眼神清楚地再说：“为什么他不走开？”我非常不自在，觉得自己碍事，让那年轻美好的女教师更为难了——她一定十分希望单独跟她的学生在一起。

我正准备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很有意思的一眼——这一眼，多么有意思，我想是她自己几乎不知道的——这一眼，很明显的告诉我，有我在这里陪伴，她是高兴的，尽管那高兴的理由并不很让我得意：她不希望“再讲彼得”了。我向她微笑一下，意思是告诉她我明白了这个情势。于是我坐得更舒服些，极为泰然地忍受那小女孩的怒目。能这样简单地为我可爱的芳邻效力，在我是极愉快的事。

因为，就在这个时刻，我已发现她长得好看，嗯，甚至可说是美丽的。她的脸属于方型，轮廓清楚，而由于她是个发、肤、眼睛皆为褐色的人，初看之下有点南方长相。但鼻子则完全是日耳曼的，短、直、谦和。唇有一种稀有的魅力，因为形与色——这色，当然是出于自然之手——调和得十分完美。人的唇，常常都只是形美或色美，或者两者不协调，因之互相破坏；而此处的，却是完美之化身。至于圆圆的小下巴和脸蛋的曲线，我则从未见过更为秀美的。

那一本小小的厚书开始引起我的好奇，一种真正的、旅途中的、雨天的、可以被任何事物唤起的好奇。库柏和华尔特·史考特的德文旧译本往往都是小开本，而我已断定她的文学属于这可敬的一类；但书页突被一阵风吹动，却显示那是更为严肃的一类——是本袖珍字典。

这个发现更引起了我的兴趣，使我的眼光中带上了某种情感，想象着生活的重担是如何迫使她不得不接受这任何凡人都难以合其条件的女家教之职，而或许每有空闲立即抓住，用最快速、最枯燥的方式增加知识，生硬地吞下一本字典；这在她多荆棘的路上虽属苦涩，却也使她更坚强了起来。

当这样一个年轻少女的影像以艰辛的生活为阴暗的背景，其惟一的效果是增加了她的亮度，使她的浮雕更凸现出来。如果她是时髦的、惯坏了的女孩，用一般的文学作品在打发时间，则引起我的兴趣将不及一半。

尽管这兴趣应当是无私的、足可使我不会想去骚扰她，然而我却禁不住有引起话头之意。我惭愧地承认我没有达到目的；除了两次走上扶梯，期望她会问问天气转好没有——实则完全没有——之外，我一点也想不出其他办法。然而，她却一句话没说，于是我一筹莫展了。

当我想了好几种自我介绍的话而都说不出口时，那小一点的女孩喊起冷来。可怜的女教师除了解下自己的披肩把她包起以外，没有他法。由于我是个对冷敏感的人，能够同情她解下披肩的不舍，尤其是看她把双臂裹得紧紧、小下巴埋在它温柔的皱褶里时的那份享受。

现在我感到我的时间已经到来，彬彬有礼地将我的披衣脱下递过去。

但如我所料，她客气地拒绝了。“你自己也需要，”她说，“你可能会着凉。”

这是我不能否认的，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头寒了，而这使我打了两声如此之响的喷嚏，以致那小一点的女孩吓了一跳，大一点的则努力忍笑。因此我除了说要到吸烟室，不需披衣以外，别无他法为自己开脱。

女教师于是表示她希望她不致妨碍了我抽烟，我则回答我绝不用这种事让她难以忍受。这一点，我相当固执，因之显出一种我本来没有的体贴。我又补充道，我要过去了，因为天气显得更凉。因此我得以告退，把我的披衣留下，像约瑟夫留下他的外套一样；当然，我跟约瑟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坐在室闷的小吸烟室的油布凳子上，点了雪茄，叫了啤酒，无以自满感到我这个话头搭得不算成功，因为它强迫我告退。设若我更胆大一些，我该提议共用我的披衣，而即使这不可能，至少也可以叫那小女孩坐在我旁边，用披衣盖着她。总之，我做得像傻瓜，更使我懊恼的是我原先的座位比现在的舒适得多，何况我现在已感到头痛了。

船身动了一下，停了。甲板上，他们在拖箱子、行李。我们到了碧尔纳。我漠然地看着镇上的小房子，丛丛绿树，和教堂那高高的帐篷似的屋顶，但对它的卫城、日光岩则较感兴趣。往日，它是城堡，现在则已成为一座大精神病院。卡纳雷托的画笔常使这一带生光，但他笔下的景致总是比现在明亮。犹如大自然希望松缓它的沉闷一般，此时一束日光突然射在这城堡的塔尖上。

现在，当我回想这景象，我似觉得当时是手指从天而降，指示那建筑，引起我的注意，并在我心中留下预感，以便我日后得以回想。而这景象，在此刻，我用精神之眼看着，直至泪眼逐渐模糊，不得不把笔停下。在当时，却除了想到天将放暗之外，我并未感到任何暗示。当城墙与塔尖开始缓慢移向右方，日光逐渐增强，扩展，我甚至似乎看到一片蓝天。在陡斜的教堂屋顶完全消失在视界之前，我可以在上面看出一抹沉重的铅色。但雨还是倾下。

当我们逐渐进入沙岩区，雨势渐减。吸烟室的旅客消失了，一个个的，他们的脚步声从甲板上传下来。

我也上去。雨还落得很重，在雾光中，雨滴如珠，但由于垂云渐消，难以理解为什么雨还继续。

那较低的旧采石场的石壁，在此段是棕红色，犹似打了蜡；而从右边起伏的岸上，泛白的绿色森林顶，在雨雾里闪光。那停了片刻的雨又沉重起来，但蓝天却在云缝之间透视。

我走下舱梯，发现我那小群人还在门廊中。女教师不看书了，也没有讲故事，因为她

那小折磨者平静地睡了。这次我不待她问“天晴了么？”而径自告诉她似要好转。她以欣悦的微笑作答，并感谢我将披衣借给她们，一边把披衣小心折叠，由于衣服很大，我必得帮忙，并因我的拙笨而使她发笑。门廊的空间只足以把披衣拉平，其后我们以惯见的态度相互试探，直至两人的手相碰。在我尚未能说出一句话之前，她已匆匆说声“谢谢”，冲上梯子，把叫醒小女孩的事留给她姐姐了。

水雾与闪光的甲板，不久就站满了人，但凳子还潮湿不能就坐。只有几滴雨自空中闪烁而下，空气则潮湿而温暖；其上，天空已呈碧蓝，河谷则仍充满清亮的水汽，岩石梯地上的树木，每棵都似乎是一个小烟囱，从其中蓝色的轻烟缠蜷而出，化入阳光。

前方，河水的闪亮几乎令人目盲。在棱堡的垂直岩石脚边，莱丹的几处房屋业已在望，在房屋后面，则是崎岖断裂形状怪异的一堆甘姆瑞格岩石，这是一个星期前我从旅舍的窗子曾经看到的。

我找自己那一小包行李，发现在防水布下全未受潮。由于这件事占去了注意力，我没有时间寻顾我那美丽的旅伴，等听到“莱丹，amsteuerabsteigen^①”，这声喊，我又带着行李匆匆走向船尾。但当我到达船尾，却极为欢喜地发现，那灰色的面纱飘在旅客行列的最前端，片刻间，那女教师便带着她的两个小学生通过船上的通道了。

在我还未叫到搬夫之前，她跟那两个孩子都已消失在眼界之外。

3

如果按照我的意思，我要在最显目的地点立一个碑，纪念那把此地取名为“萨克森—瑞士”的人。现在，旅客们来这里，不是心里存着瑞士的回忆，便是对它的广袤存着骇人的幻想，因而相较之下感到不满意，嗤之以鼻地说，他们见过大得多的地方，他们以为……而这些，却是这可怜的小乡村从没有要求过的待遇。但如果不怀任何期望而来，并以它本身的样子来接受它，尤其是不用观光客的态度，只安静住下，并享受悠闲——如此，则美丽的自然界会供给你何等的富丽！它充满强烈的对比，又在田园格调中完美地取得和谐。荒瘠与丰饶，野调与耕耘比肩相连，或重重相发；从耀目炎热的阳光中，你会突然投

^① 德文，船靠岸。

入凉爽、潮湿的阴影下。何处有比这里荡于山颠，充满在树林与岩石之谷的空气更清新，更让肺腑欣欢舒活？要想正确了解这乡村的特殊自然景观，必须稍加研究，然后才能发现此处原来并非山区，而系台地，被洪水冲刷，切割，断裂，露出岩石，有时呈现为引隙，有时呈现为断石，因而，被水冲凹的部分比高兀的部分所现的岩石更多。由于这个原因，你会惊奇地发现，在陡峭的、不平的、石质的表面上蜿蜒缠绕着一条苍葱的绿带，如大象身上的天鹅绒鞍，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行经波涛般的参田，向绝壁下望时，会突然看到一带狂野的杂驳岩石，其间有许多巉岩和山峰，以及直耸一百英尺高的沙岩柱。

一开始，这些强烈的对比几乎令人懊恼，但随着时间过去，你会渐渐感到契合。在这可以下临山岳状土地的台地顶端，远看这类独然矗立如塔的岩石，你会觉得有如地瘤。因为，从远处看，这些岩石，不论称之为帝王岩的，或教皇岩的，或百合岩或什么的，实则都更像巨大的树瘤，就连席尼堡岩也不例外——这岩石，有两千英尺高，裂隙深长。有几块是不属这个类型的，如冬山岩；但它们已在边界。当你走入波希米亚时，山岳乃呈现出较为常见的面貌。正确地说，席尼堡坐落在波希米亚，而国界线的清楚程度却不及咖啡的断然有别，因为在波希米亚境内，第一个小农舍里，咖啡之佳就会让你以为已身在卡尔斯巴德；而在萨克森这边，你喝到的却是著名的“布莱明汉咖啡”^①，其所以得名，是由于可以看到杯底彩绘的小花。

直到这个下午我才品尝了这种珍品——分量不多，不致刺激心脏。前一天，我在普里比斯希托尝过了波希米亚咖啡，更前两天——总之，我去了很多地方，但并不觉得自己适于长途步行。现在，我坐在窗边打瞌睡，一边考虑有没有力气下山到黑乌幽谷。天气闷热，也极其宁静。平静而几乎半被灰蓝的天空吸住的云，呈现玫瑰的色泽。阳光中的树叶草叶并不闪亮，却现出超乎平常的浓绿；岩石的轮廓不甚清楚，阴影亦并不透明，却互相重叠。山谷中的杜鹃不断啼鸣，由于一连几个小时，其单调的韵律益发增加了自然中的一切本已酝酿的瞌睡气氛……我当然不打算走远；入睡不可能，读书又不情愿，至于写信，则根本是不列入考虑的。

在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中，“它们那林阴散步场”来到脑际。直到这时我都没有想起过，但现在却希望它们除了是房东太太的一张王牌外，还对我有点更好的用途。正在这时，我眼睛落在一条小桦树的小径上，正对着我的窗子，约在五十英尺之外。这小径猝然转弯，没入丛树镶边的山绿之后，而那小山的坡却陡峭地落入一座釜形的小山谷。我原先曾认为那小径属于漂亮的邻居别墅，现在却发现它跟这公寓的土地没有任何东西阻隔。这公寓的地是用来种植马铃薯、莴苣和豆子的，包括一块草地。小径到草地突然终止；另一端，则直至小山上的灌木林边缘。因此，陡坡的起端很可能属于我的女房东，而那突然终止的小径只是等待土地耕完，最后再延长过来，与通往本屋的小径相接：结果，我认为那“林阴散步场”可能就在坡下。

我暗自对那女人道歉，因为我原先曾在心里开她玩笑，不相信她；然后，我立即决心

^① Bliemchen - kaffee: 德文，花咖啡。